

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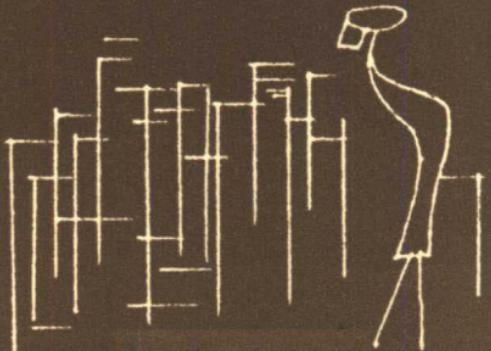


【意】卡尔维诺著
陈 实译

隱形的城市

〔意〕卡尔维诺 著
陈 实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

隐形的城市



隐 形 的 城 市

卡尔维诺 著

陈 实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插页 60,000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70册

ISBN 7-5360-0778-7/I·696

定价：2.30元

内 容 简 介

首先，让我们看看世界文坛给予作者卡尔维诺的褒扬：——

美国作家维达尔说：“卡尔维诺已经远远超越同时代的英美作家，他们还在找寻蜘蛛的巢穴，而卡尔维诺不但已经发现了地点，而且学会了如何用散文编织黏力强大的神奇的网。”

美国女作家桑塔格说：“在世界文坛这个隐形的城市里，卡尔维诺是大人物。”

1988年英国韦伯列德文学奖得主罗什第说：“当意大利爆炸，当英国焚烧，当世界末日来临，我想不出有比卡尔维诺更好的作家在身边。”

《隐形的城市》是卡尔维诺唯一的一部散文诗，结构奇特，清丽绝俗，足以代表这位文学大师的风范。

总序

彭燕郊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诗歌观念的更新，诗人们开拓了诗歌内容的新的领域，进行了诗歌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多种实验，现代自由诗和现代散文诗的出现，标志着诗歌史新时代的来临。法国从贝尔特朗、波特莱尔、兰波、洛特莱阿芒到圣·琼一佩斯，美国从惠特曼到艾伦·金斯伯格，在现代诗节日庆典般喧闹的进军中，散文诗最为引人注目。从传统的诗歌观念看，现代散文诗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挑战性地富于叛逆精神的，它是新的思维的诗，新的语言的诗。贝尔特朗、惠特曼所发现的新的诗歌素质，新的韵律，以及他们以后的诗人们通过不懈的热情探索不断发现的诗歌艺术发展的新的无限的可能性，有力地激发了全世界诗人。波特莱尔曾说，他是看了二十遍贝尔特朗之后才写他的《巴黎的忧郁》的；惠特曼第一个打破了诗与散文的严格界限，使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高度散文化的诗和高度诗化的散文的奇妙结合，惠特曼的自由诗至

今还在推动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他和贝尔特朗、兰波、洛特莱阿芒的影响都远远超出诗的、文学的范围，尼采从《夜之卡斯帕尔》得到启示，兰波散文诗提出的“通灵说”和“语言炼金术”把文艺推向新的高度。惠特曼被美国的敲打派和新超现实主义、洛特莱阿芒被法国超现实主义奉为祖师，他们的作品被视为“圣经”，在热情的探索者中，马拉美，艾梅·洛厄尔，阿拉贡……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们的建树是不可磨灭的。继他们之后，现代散文诗作为最具活力的新诗体，很快地在俄国、南欧、中东、拉美、日本和我国得到发展，现代散文诗名作在现代诗优秀成果中占有很大比重，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散文诗人更多了，这种势头不能不叫人想起文学史上那些诗运代兴时期的盛况。由于散文诗曾经被视为处于两个遥远的极端而被人为地凑合在一起的异物，传统观念习惯于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小道”，今天，经过诗人们的努力，它已发展到不仅包容了自由诗，而且如像圣·琼—佩斯的《航标》、《阿纳巴斯》、《流亡》，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卡第绪》所显示的那样，有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自由诗的趋向。它是否会像自由诗战胜格律诗那样，成为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诗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场巨大变化正在悄悄地然而不可遏止地进行着，

这已是现代诗人面临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历史上，我国是诗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诗歌和散文都有过辉煌的成就，古代文学作品中已不乏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诗佳作，只是由于长期的封闭停滞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近代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艰苦，精神界的先驱者们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地使我们从昏睡中觉醒，并满怀信心地参加到创建人类新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新文学的最独特成就或许可以说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它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方为世界文学作出的最佳贡献之一。《野草》深沉的生命意识是不朽的，在现代诗歌史上，它的意义只有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可以比拟；在现代散文诗艺术中，它和贝尔特朗的《夜之卡斯帕尔》，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兰波的两部散文诗集，洛特莱阿芒的《马尔陀罗之歌》等，同属里程碑式的杰作。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坎坷历程并未使它失去希望，而是锻炼了它。近年来，散文诗创作活跃，出现了不少好作品，不少作者已经或正在努力摆脱陈腐的浪漫主义影响的残余，摒弃那种新式风花雪月和多愁善感，厌恶那种以散文诗为博取廉价效果的精致玩艺的轻率作风，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有现代意识，更人性，更富于新的诗的素质。熟悉现代散文诗发展的

历史进程，了解现代散文诗发展的最新动向，已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迫切的愿望。

我们编译《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就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尽可能全面地收入现代散文诗自贝尔特朗以来的名作，已有多种译本的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等的散文诗作暂不列入，译文均从原文译出，避免转译。各书均有译者写的较详尽的评介、必要的注释和有关资料，希望能借此提供一个现代散文诗的较鲜明完整的轮廓。波特莱尔曾预言：二十世纪将是散文诗的时代，我们相信，正在沿着《野草》开辟的新的道路奋勇前进的我们的诗人们，必将为世界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不断贡献新的力作。

一九八八年六月

译序

要把伊塔罗·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这位作家或者他的作品概括起来介绍，恐怕是不可能的。他的小说(或者说，散文)无论在题材、形式、手法等各方面都有无穷尽的变化，每一本书都呈现出作者不同的面貌，都为读者带来惊讶。这种情形在后期的创作里尤其显著。

第一本小说《通往蜘蛛巢穴的小径》出版之后，卡尔维诺在四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的作品，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种是描写意大利战后普遍的贫穷现象，属于新写实主义但加进一点幽默讽刺。另一类是传奇小说。前一类作品的典型代表有《饼店盗窃案》，叙述三个小偷爆窃一家糕饼店，其中两个人被巡逻的警察吓跑了，留下一个馋嘴的被困在店里。他已经有好多年未曾见过这么美丽的食物了。警察走进店里查看，见到那么多色香诱人的蛋糕，也开怀大吃起来，顾不得查案了。小偷躲在柜台下面，仍然不断吃着随手拿得到的糕饼，他咀

嚼的声音被整队警察的咀嚼声盖过了。警察后来作了一个报告说，其实没有什么盗窃案，是一头猴子在那里捣乱罢了。这篇小说收在《阿当，一个下午》里。

卡尔维诺在五十年代交替着写了三篇传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骑士》，主角都是几百年前的人物，风格有点像阿根廷小说家和诗人马尔克斯的魔幻小说，例如《分成两半的子爵》的主角在战争中受伤裂成两半，却都被救活而成为两个半边人，其中一个极善良，另一个极邪恶。两个半边人后来在一次决斗中互相切开旧的伤口，再度缝合成为完整的人，同时保存善恶两种品质并且把它们留给后代。卡尔维诺把这本三部曲小说标题为《我们的祖先》。

同一个时期，卡尔维诺沿用新写实主义的手法写了一串组合故事，主角是马科瓦尔多一家人，书中收入二十篇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一个独立的短篇，书的时代背景是意大利贫困的五十年代至出现表面繁荣的六十年代。马科瓦尔多是跑到工业城市来找生活的乡下人，卡尔维诺描写他的眼睛完全不适宜于城市生活，一切悉心设计以求引起市民注意的霓虹灯、海报、招贴、商店橱窗以至交通灯号，都留不住他的视线，但是他对于每年季节变换的征

象却十分敏感，永远怀念乡间的生活。在其中写秋天的一篇里，马科瓦尔多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仓库，他的工作包括每天为一株盆栽浇水。马科瓦尔多对这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由于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盆栽逐渐枯萎，它每次掉落一片叶子都使马科瓦尔多伤心不已。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马科瓦尔多把盆栽移到室外承接天然雨水，它的叶子逐渐变得青翠起来。下班的时候，马科瓦尔多带它回家，让它多享受一夜新鲜空气和雨露。这盆栽在这一夜里竟长大成为一棵树，不能进入仓库的门口了。马科瓦尔多只好把它捆在脚踏车上，另外找地方安身。从早晨到黄昏，他骑着车子穿过大街小巷、广场和桥梁，树的叶子这时愈长愈浓密，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日落的时候，雨停了，天上出现一道彩虹，树叶从翠绿变为金黄，在风中飞散，映着彩虹闪闪生光，马科瓦尔多看着最后一片叶子从黄色转成橙、红、紫、蓝、绿，再变成黄色然后消失。

《洪荒故事》是卡尔维诺另一本以独立短篇组合而成的书，它的主角名叫 Qfwfq（其他角色的名字也都无法拼读），整本书就是它的回忆，纪录了混沌初开的情形。据说，月球和地球本来是很接近的，人们乘船到海上，架起梯子就可以攀登月球，后来，地球上的海洋受月球影响而产生潮汐，上涨

的潮水逐渐把月球推开了。它又纪录了太阳的体积逐渐缩小，引致热度上升几千几万度，开始在太空中发光；还有银河系形成的过程、地球大气层形成后如何过滤太阳的紫外光而使物体出现色彩、空间的形成等等。根据故事的排列，主角进化的程序依次是人（或者说，有五官四肢、直立走动、能用语言互相沟通的动物）、鱼、爬虫类（主角曾经是地球上最后一条恐龙），然后是软体动物。卡尔维诺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类似嫦娥奔月的故事和一个类似希腊神话里的奥菲厄斯到阴间寻妻的故事。

卡尔维诺在《命运交错的城堡》一书的后记里说，“我常常觉得有交替使用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的需要和再开始写作的需要，就像以前从来未曾写过任何作品一样。”他的时间三部曲的第一篇《时间零》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卡尔维诺在这作品里取消了作为小说所必需的情节而仅仅布置一个局面：猎人在树林里与狮子相遇，狮子扑向猎人，猎人同时向狮子射出一支毒箭。卡尔维诺把狮子与毒箭都在半空这个关键的顷刻称为“时间零”。在这顷刻之前的时间，即狮子扑起与猎人射出毒箭之前的时间，顺序数为“时间负一”、“时间负二”……等等，而同一个顷刻之后的时间则称为“时间一”、“时间二”，如此类推。读者不知道结果是狮子咬死了猎

人还是猎人射杀了狮子，因为作者关心的只是时间，结果并不重要。他环绕着时间作出一连串的猜想：猎人已经经历过许多次相同的处境，由此也许可以假定，时间会多次经过相同的轨道，换言之，时间会走回头的路，直至抵达某一点而再度向前方推移，如此反复不已。假如这个猜想成立，则时间必定有起点和终点，而宇宙的运行，不过是在两个极端的顷刻之间不断作无限次重复的舒张和收缩。宇宙搏动面的各条时空线，可以有三种情况，其一是每一点都互相吻合，其二是仅仅偶然在某些例外点吻合，其三是完全不吻合。于是，卡尔维诺又提出另一个假使：猎人可以选择停留于时间零这个中途站，让时间的列车继续驶向终点，回程经过时再跳上列车返回起点。当然，这个选择只适用于第一种情况，即时间可以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无限次重复。《时间零》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假设，可能是构思《隐形的城市》的基础。

卡尔维诺花了几十年时间写成的《命运交错的城堡》是一部连环图故事，图画是类似吉卜赛人用于占卜的纸牌，每套七十八张，每一张牌都有它自己的意义，而且不同的排列方式或者一张牌与另一张牌的不同配搭，也有不同的意义。这是卡尔维诺一次结构主义的实验，里面包括两组故事，本来作者

说准备再加一组，结果终于放弃，也许是因为觉得太吃力又怕不讨好。吉卜赛人的纸牌到底不是每个读者都熟悉的。

卡尔维诺另一本与别不同的小说《假如冬夜里一个旅人》用了罕见的第二人称体裁，把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拉近了。这本标题不完全的书有十个不完全的故事，叙述一个人买了一本小说，回家后读着读着，刚到了一次高潮，就发现内容前后接不上来，原来装订错误，跟另一本小说混淆了。第二天，他跑到书店去，掉换了另一本书，读了一阵，发现中间有许多页的空白，又不对了。如此这般转转折折，这个读者轮换着读了十本只有开头的小说，但是中间却贯串着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一男一女两个读者由换书开始结识以至恋爱成熟、结为佳偶的过程。更妙的是书里十本小说的标题，排列起来竟是一首完整的诗：

假如冬夜里一个旅人
在马尔博克城外
在陡峭的山坡上向外探身
不怕风也不畏高
俯视阴影慢慢聚拢
在千丝万缕的线网之中

在纵横交错的线网之中
月色下满地落叶
环绕着一个空坟

下面有什么故事等待了结？

最后的小说集《帕洛马先生》也是组合式的，它是卡尔维诺自己一个人玩的一场游戏。说是游戏，却有严谨的规则。首先，卡尔维诺把创作的题材分成三大类，分别给予代码1、2、3：

1. 客观的观察和反映(描写视象)
2. 客观与主观的结合(情节发展)
3. 主观的思考和探索(冥想)

依照这个原则，集子也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各有三章，每章各有三节，全部依次给予代码1.2.3。因此，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三节的代码是1.2.3，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节的代码是2.1.3.……诸如此类。作品的内容从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代码1.1.1.)纯观察的《读浪》开始，循序推展至第三部分第三章第三节(代码3.3.3.)纯思考的《学习做死人》，全部合计二十七篇。

举一个例，代码3.1.3.的标题是《错配的拖鞋》，叙述帕洛马先生在东方旅行的时候买了一双错

配的拖鞋回家，穿起来才知道其中一只鞋子太宽太大，总是从脚上滑下来。帕洛马先生想到，那东方国家也许有人买了其余两只配不成双的拖鞋，一只太小的鞋子使他的脚扭曲变形，甚至也许那人也想到了他，巴不得跑来跟他掉换。错配的拖鞋由此成为远隔千里、永远不会见面的两个人之间的确实联系。不过，像他那样不试穿就买下鞋子的人是很少见的，也许另外那双错配的拖鞋要等好几百年才能卖出，或者早在几百年前已经卖出，帕洛马脚上的这一双是鞋店主人为求收拾残局而胡乱塞给他的，这样，那同病相怜的人跟帕洛马之间的距离就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上的了。不管怎样，帕洛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继续穿着这双错配的拖鞋，期望为那空间或时间之外的陌生同伴送出一点慰藉。

《隐形的城市》出版后的第二年，卡尔维诺得到了意大利最高荣誉的“费尔特利涅里”奖。这是薄薄的一本书，同样篇幅的小书，通常可以在三小时内读完，可是我读《隐形的城市》却从黄昏读到第二天凌晨，因为不时要停下来想，有时想得很远。卡尔维诺不写诗，这本书却有丰饶的诗意，清丽绝俗而弥漫着淡淡的哀愁。

卡尔维诺在这里再显示他在两个相反的极端之间维持微妙平衡的本领：思想者马可·孛罗眼中的世

界是日渐缩小的，而行动家忽必烈眼中的世界却随着他统治的版图而日渐扩大。表面上，这是马可·孛罗另一册游记，我们不妨假定，它是马可·孛罗被热那亚人俘虏之前口述而由卡尔维诺笔录下来的，口述者与纪录者的时代相距八百多年；不过，对于卡尔维诺，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他说过，人以为自己生活在某一个空间而其实在另一个空间；也可以说，人想像自己活在某一个时代而其实在另一个时代。记载在书里的城市共有五十五个，可是卡尔维诺说，它们其实都是威尼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在这些城里发现家乡的影子。

卡尔维诺无意为诗人，甚至无意写散文诗，然而却写出格调如此之高，创意如此之新的散文诗，为现代散文诗的发展默默地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点和屠格涅夫很相似，相信有心于中国新诗、中国散文诗发展的朋友，会重视这部好书的。

伊塔罗·卡尔维诺在1923年出生于古巴，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加反纳粹的敌后活动，在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区作战。复员后当过记者和出版社编辑，但主要的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作品被介绍到英语世界之后备受褒扬推荐，美国作家维达尔认为，“卡尔维诺已经远远超越同时代的英美作家，他们还在找寻蜘蛛的巢穴，而卡尔维诺不但已经发